

影印原本空谷香

孟秋莫衷書
上海朝記書莊印行

下一

左氏將傳春秋先
採集列國之史國

別為語族猶其英

華作春秋內傳而

先所採集之書草

稿具存時人共傳

習之號國語謂之

外傳此乃春秋

前事也

穆王句直提作案

將寄直呼篇末遂

字亦以身或可諫

止意諫詞先以

不可二字斷定筆

力斬截○先王七

字重提先王悚惕

君心耀德不觀兵

是謀詞主意○先

王一見○德字一

見夫兵四句是所以

不觀兵之故引詩

處德字再見○先

王之於民句○先

重訂古文釋義新編卷三

上元余誠自明評註

男芝虎庭參閱

國語

謀父諫征犬戎

周語○父音甫

左邱明

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

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

戈載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

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

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

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窪用失其官

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窪用失其官

而自竄於戎翟之間不敢忘業時序其德纂脩其緒脩其訓典

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窪用失其官

而自竄於戎翟之間不敢忘業時序其德纂脩其緒脩其訓典

王再見 岁正旬
德字第三句 淩
正二句兼教養說
耀德 此即勤恤
民隱處 以文修
之文字緊對觀兵
言

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於武王。
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
惡於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
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衛
賓服。蠻彝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
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
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肴有不享。則修爻。肴有不貢。則修名。肴有不王
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得。是時動了亦
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
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
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氏之終。

第三見 不敢患
業七句又單寫不
竊勤恤民隱處曲
折深之煩簡適宜
班馬之祖○德字
第五見 奚世載
德二句是省筆德
字第六見不忝前
人作一小東武王
易自敍一段 事
神二字對插得妙
早已為下祭祀享
等句伏脉 此段
德字亦用暗藏神
民欣喜即其耀德
之實驗 非務武
也就其用兵處以
證不觀兵○先王
第四見 勤恤民
隱點出作前半篇
束筆 已上大槩
說下方以五服關
合犬戍立論 先
王之制一段凡寫

也。大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
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無○益○而○有○損○作○結○此○一○段○以○否○不○聽○諫○而○征○大○大○之○

謀父此諫前半在征字上起議後半在犬戍上起義前半在征字上起議故於征字對面指出德字來而
以耀德不觀兵一語作通體立言骨子歷敍周家前王無非自耀其德即武王之用兵也亦仍是耀德耳
並未嘗有意觀兵語語皆與穆王之征相對後半在犬戍上起議故備詳五服之制見犬戍無可征處亦
終以見先王耀德不觀兵意末說到有以禦我盡情極諫本欲冀其諫之行而征可罷也執意王不聽而
卒成無益有損之舉耶屢提先王處典重有體其言耀德處歸重勤恤民隱措語亦有實際○按犬戍在
涇芮間去幽岐豐鎬皆不甚遠或謂犬戍即昆夷則觀大雅絲之八章云混夷駁矣維其喙矣是文王之
時固已德盛而服至穆王猶盡終王之職初何嘗有不臣之意而乃必勤民以征之乎其他日與申侯殺
幽王於驪山下而使平王畏逼東遷也安得謂非此一征之所激而致焉者耶篇中敍周先世而曰自鬻
諸先王之制犬戎實無可征處穆王謬以不享征之又何怪諸戎之間風而自是遂不至也信乎此一諫

之學終有未當後學烏可不辨

作七層層疊嶂
筆法一變其與前文若斷若續亦備

極段落節奏之妙
先王之制四字提得嚴重○先王第

五見邦內五句
一層由近及遠制為五服甸服者

祭五句一層因五服而定其事天子以佐宗廟之供者

日祭五句一層言五服之地有遠近故禮有疏密不

同○先王之訓句應上先王之制束上生下○先王第

六見有不祭五句一層是言先王治已有序○德字

第七見序成一句是遞下語刑不

極段落節奏之妙先王之制四字提得嚴重○先王第

五見邦內五句
一層由近及遠制為五服甸服者

祭五句一層因五服而定其事天子以佐宗廟之供者

音義 穆王周康王之孫昭王之子名滿

大戎 西彝一種

謀父周公之後為王卿士謀父字也○祭音債

文公 即下

周公旦謚

載戢干戈五句 見詩周頌時邁篇戢聚橐鸞肆陳也時是夏中國允信也○橐音高

阜 大也如字猶言所在也

鄉 小紂即下

后稷 農官指啟子

夏哀 太康指啟子

不窩 禽之子○密竹律切諱入聲

竄 遺也幽地西接

惡 去聲商牧野

商牧 商郊音扶下同

向服 甸王田也服

侯服 侯國之服也衛衛

也言自侯圻至衛圻其間凡五圻各五百里常以服貢賓見於王五圻者侯圻之外曰田圻甸圻之外曰男圻男圻之外曰采圻采圻以外曰衛圻也圻界也賓從也

蠻彝要服 蠻圻曰彝圻要者要約信而服從之○要平聲

戎翟荒服 俗故謂之荒荒服者言荒野也

戎翟之間 戎翟同

外曰田圻甸圻之外曰男圻男圻之外曰采圻采圻以外曰衛圻也圻界也賓從也

蠻彝要服 蠻圻曰彝圻要者要約信而服從之○要平聲

戎翟荒服 俗故謂之荒荒服者言荒野也

祭 祀

享 各以所供貢祭

貢 因朝而貢

王 來王也世一見

日祭 祀於祖考

壇 祀燕享之用

終王 終世終也謂嗣王即位

意 志意

言 言語

文 以號

名 以仁聞

德 文德

序成 五者

師 徒也

讓 謾責

告 謂僅以文辭告諭

之 地遠者罪輕也

大畢伯任 犬戎氏之二故君

終 爲終也

頓 壞也

樹 樹立

惇 惟實

此 为試誤而要

元整

PDF

請訪問

www.ertongbook.

王治人亦有序刑
罰之辟五句一層
是修刑之具○布
令陳詞而又不至
一層仍歸到耀德
不觀兵上與前半
篇一意相承○德
字第八見○近無
不聽二句即前懷
懷農威意○二句
又作一收束以其
職來王五字繫應
終王下得確當之
至以不享征之
便已治人無序且
觀之兵又是一層
應不觀兵廢先
王之訓緊頂前先
王七見○篇中先
王二字凡七見一
見一回妙○能帥
舊德句德字反在
犬戎身上見奇甚

以小事而輕示威武其故何哉蓋兵不可輕動惟歛聚而動以時斯其動不測而有威可畏不然而輕示
兵威則必習見而狎玩之夫至於習見而狎玩尚何兵威之可懼乎是以武王伐紂之後周公作時邁之
詩為巡狩朝會祭告之樂歌以頌治道之隆者有曰天下已定收斂其干戈韜藏其弓矢示不復用而
常求其懿美之德以布陳於中國信乎王之能保天也臣所謂耀德不觀兵於茲可證矣其耀德之實何
如先王之耀德可即先王之於民見之先王之於民也茂勉百姓使正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
之德以厚其性情非德之耀為教者乎財求之方則開源節流以豐大之器用之屬則通功易事以便利
之非德之耀為養者乎得教養為利失教養為害切指其所在以示民而又以禮法修治之使民務其所
業其德之及民者固昭然可考迨至夏太康而道衰廢棄后稷之官不復務農於是先王不密用失后
稷之職遂去昔堯封棄之邵而自遷徙隱匿於邠邠之地西接戎北近翟蓋在戎翟之間云然不密雖失
其官却不敢怠荒農事猶時布其德澤於民以纂繼修明棄所垂之統緒及訓典所載之教法朝夕恪勤
不懈守之以惇篤之意奉之以忠信之心其不因失官而遂忘養民其耀德為何若乎自是而後累世以
至文王惟能繼其德而弗墜未嘗有忝於前人至我武王備舉前代之光明而昭著之而又加之以慈祥
和順上焉事神而神享下焉保民而民安幽明之間其孰不欣喜耶武王之耀德者如此即其不得已而
用兵也亦只因商王帝辛荼毒生靈大為民所疾惡眾民弗能忍受其暴虐莫不懼欣而憂戴武王武王
是以大會諸侯陳師於商郊牧野然則武王豈有意觀兵而務為威武乎惟勤恤斯民之隱痛而剪除其
害民者也歷數我周先王無一不耀德而不以觀兵為務王亦可以極罷犬戎之征矣且犬戎何罪而王
外自侯圻至衛圻其間凡五圻各五百里常以服貢賓見於王謂之賓服五服之外曰蠻圻曰戎圻要
結約信而服之則為要服九州之外與戎翟同其地荒野是謂荒服五服之地遠近既殊禮制亦異其在
甸服者則以所貢供祖考之祭其在侯服者則以所貢供高曾之祀其在賓服者則以所貢供二祧之享

○德字九見篇中
德字凡九見亦一
見一回妙
遂字繫應前將字

得四白狼九字寫
得可笑言外亦足
見有以禦我矣
自是句結得通體
精神出不至二字
明應前數不至又
暗應頤字意且反
應懷德畏威及聽
服等語

其在要服者則因朝而有貢其在荒服者則無朝供之歲惟朝嗣王及其即位一來王耳貢以供祖考之祭者以日計其見無數也貢以供高曾之祀者以月計其見猶密貢以供二祧之享者以時計其見漸疏因朝而貢者以歲計蓋六歲始一見也嗣王即位以來王者終其身不再見緣地定制一歲不易先王之訓於斯在焉然先王非遽責諸人也意之所向最近者易窺設日祭者而偶有不祭則必自修其意出諸口為言稍近者可聽設月祀者而偶有不祀則不自修其言著之號令為文稍遠者亦可見也設時享者而偶有不享則必自修其文至若可遠播者仁聞也設歲貢者而偶有不貢則必自修其名能動物者文德也設終王者而偶有不王則必自修其德先王治已有之序如此五者之序已成而五服之中仍有不至乃不得不修刑矣於是乎不祭者有刑掌之士師不祀者有伐掌之司馬不享者則諸侯承王命往征之不貢者則使人謹責其怠慢若不王者則但告諭於順逆之理而已其治人亦有序也然刑亦非徒修之而已又必修其刑之具焉於是乎其刑不祭而掌之士師者則有刑罰之辟其伐不祀而掌之司馬者則有攻伐之兵其征不享而諸侯上承王命者則有征伐之備其讓不貢而使人責其怠慢者則有威讓之令其告不王而諭以順逆之理者則有文告之辭然要荒二服不可以甸侯賓三服之法治之縱使布令陳辭而仍不貢不王惟有更加修治以耀其德斷不施以兵威致勤勞吾民於遠地也此先王之世所以近而侯甸賓無不順聽遠而要荒無不悅服今自大畢伯仕兩君之卒也犬戎氏之嗣君以其職分來見王亦可謂知守終王之訓矣而天子乃曰予必以賓服之禮正犬戎之罪而征其不享且示之以兵威其母乃師出無名自墮先王之訓彼必將以先王之訓為無憑忍不但不能責其來享而終王之禮且自此壞矣况吾聞夫犬戎立心誠實能遵循其先人之德則守其國必終於純一堅固有拒我之備我雖進兵亦烏能加害耶謀父之諫如此穆王不聽遂竟征犬戎及詢其征之所獲僅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而已然自是而諸戎之在荒服者僉不來王矣謀父所謂王之頽壞豈不信哉

此亦春秋前事首

召公諫監謗

周語○召音邵監平聲

左邱明

所以謗之根

次句點清謗字呂

公告王二句先作

一小波

字意

王怒二字正寫虐

得衛巫三字便含

喜意

莫敢言正是厲王

道路以目四字已

後流王於彘之

根

喜字正應怒字作

關目

告召公三句上結

召公下起召

公之諫○乃不敢

言在王口中說出

應上莫敢言

是鄭之也四字已

斷定鄭字字法新

奇亦即生出下喻

意

防民之口二句亦

即正意入喻意

川壅而潰二句是

從喻意中透發出

正意

民亦如之四字輕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

愚情

慾

為

聽

地

非

意

此

一

段

言

天

子

聽

政

當

期

兩

於

舉

論

以

考

失

得

此

一

段

見

王

母

謗

之

以

監

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

誣

吉

召

公

為

聽

地

非

意

此

一

段

言

天

子

聽

政

當

期

兩

於

舉

論

以

考

失

得

此

一

段

見

王

母

謗

之

以

監

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

誣

吉

召

公

為

聽

地

非

意

此

一

段

言

天

子

聽

政

當

期

兩

於

舉

論

以

考

失

得

此

一

段

見

王

母

謗

之

以

監

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

誣

吉

召

公

為

聽

地

非

意

此

一

段

言

天

子

聽

政

當

期

兩

於

舉

論

以

考

失

得

此

一

段

見

王

母

謗

之

以

監

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

誣

吉

召

公

為

聽

地

非

意

此

一

段

言

天

子

聽

政

當

期

兩

於

舉

論

以

考

失

得

此

一

段

見

王

母

謗

之

以

監

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

誣

吉

召

公

為

聽

地

非

意

此

一

段

言

天

子

聽

政

當

期

兩

於

舉

論

以

考

失

得

此

一

段

見

王

母

謗

之

以

監

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

誣

吉

召

公

為

聽

地

非

意

此

一

段

言

天

子

聽

政

當

期

兩

於

舉

論

以

考

失

得

此

一

段

見

王

母

謗

之

以

監

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

誣

吉

召

公

為

聽

地

非

意

此

一

段

言

天

子

聽

政

當

期

兩

於

舉

論

以

考

失

得

此

一

段

見

王

母

謗

之

以

監

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

誣

吉

召

公

為

聽

地

非

意

輕打合筆法敏妙
為民者七字是一篇骨子却用為川

者句陪出筆法奇
變異常天子聽政
一段正寫宣之使
言處○篇中有此
一段莊誦語甚覺
典重有體

使字直貫到修之
使公卿句單行之

晉獻典二句是三
字句

師箴三句是二字

句

百工諫一句又是
三字句

中間得此一句更
覺錯綜變化庶人

傳語五句是四字
句法○自使公卿
句至此句法凡五
變參差錯落可悟
文家變換之妙

庶人傳語四字正
明合國人誇王是
最重處然從公卿
等帶敘出却不覺

謀詞只天子聽政一段在道理上講其餘俱是在利害上講而正意又每與喻意夾寫筆法新
警異常至前後敘次處描寫王與國人以及起伏照應之法更極精細最是國語中道錄文字

史名虎呂康公夷之後世

召公名虎呂康公夷之後世

衛國之巫祝者以能役使鬼

神探知造謗者故使監謗

上士無目瞽樂典
也

左右近王者

音義屬王王子

名胡夷

為王朝卿士諡為穆

召公為王卿士諡為穆

衛巫衛國之巫祝者

上士無目瞽樂典
也

左右近王者

規

監察止也○鄭同障

決也○道通猶放

也

列士上士無目瞽樂典
也

也

原隰廣平曰原下平

習濕曰隰下平

行沃

史

外史也周禮外史

刺王闢

少師也箴

瞍無眸子曰蒙

有眸子而無

語見者曰矇

聲去

近臣

親戚與王同

休戚者瞽太師掌

樂者

史太師掌

禮者

耆音

師傅

也

原隰

規諫

掌三皇五帝之書

刺王闢

少師也箴

瞍○音叟

蒙見者曰矇

聲去

近臣

阜厚

也夫聲

幾聲

流放

彘晉

序解

周厲王為君暴虐不恤其民國人多有怨謗王者時召公為王卿士聞國人之謗乃入告王曰

從古之君有暴虐者不過使民無所措手足而已今聞國人之謗是民不堪其命矣王庶幾修

德以改之王聞言不但不思改過反勃然大怒欲殺謗者無從知其為誰因得衛國之巫者以其通神靈

有謗必知乃使之監察焉巫奉王命得謗王者以告王王即殺之自是國人畏殺俱不敢言而實愈恨其

虐道路相逢惟以目視而已王乃喜告召公曰子慮民謗是止知國人有口而不知國法之嚴也今喜得

衛巫監謗有謗者即殺之子無憂謗吾能止謗矣非獨不敢謗即言亦不言矣其快為何如哉召公曰據

君之得謗者即殺之非弭謗也是防川而以土障之也不知防民之口更甚於防川若任川常流即有決

時傷人尚少若壅塞其川忽焉潰決一時洶湧傷人必多矣川之不可防如此民之利害亦如川然是故

治川者必決其壅郭而導之使流流則往來無礙也治民者必宣諭下民而使之盡言則得失可知也故

古之天子臨朝而聽政不敢虛臨而無所聞因使公卿以至於列士皆獻詩馬詩有美惡獻之而政之美

民之有口也。過擇
防民之口處申言
喻意接法亦入妙
此段及下段是正
渝夾寫。財用於
是乎出等句又轉
出一層行善備
敗二句是宣之使
言之利慮之於
心四字正見民言
原非輕發不可壅
阻意胡可壅也。一
箇兩疊字打轉前
文是神龍掉尾之
法。若壅其口二
句是不宣之使言
之害莫敢出言應
前莫敢言及乃不
敢言流王於彘結
出不宣之使言之
害

惡在於王心矣。又使瞽獻樂典馬樂有邪正。王聞之而音之邪正。入於王耳矣。外史則廟三皇五帝之書
少師刺王之闕畧以正得失。則使之獻。觀書而知古之治體。聞箴而省今之是非矣。如有目無瞳之瞑
則賦公卿列士所獻之詩。有晴無見之矇。則誦典詩與箴之語。百工之匠亦許執藝事。諫王如木以從繩
則正石可以攻玉。言凡有益於君。則不妨進言。庶人卑賤在下。不能自達。亦得傳語於王左右之近臣。則
責其進規肺腑之親戚。則望其補察。瞽師太史知陰陽天時禮法。則合其教誨。凡諸箴規教誨之言。彙集
於冊。而使高年師傅之臣修飾之時。等於王。合舉朝之言。而令王斟酌以行之。是以王所行之事。上下相
宣。臣民通便而不悖於禮。王奈何欲鄣塞萬民之口耶。王欲塞民之口者。以為民口塞而王可以無事也。
不知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山川國之財用所自出也。民之有口。又猶山川之有高原下隰。平行
潤沃也。凡民之衣食所由生也。山川原隰衍沃皆王之不可少而民恃以為命者。今王恣行虐令。使民不
得遂其生。又何可壅塞其口哉。民口之宣言也。王政之善。虐政之敗。皆由民言以宣也。王若聽其言之善。
吾見敗亡之立至矣。其興能幾何哉。幸勿以弭謗為喜也。王終不聽。而國人積怨。無申至三年。
而相率叛王。王乃逃於晉。之彘。國人謂之流放。因其死而謚之厲。為其暴虐而無人君之度也。

襄王不許請隧

周語○隧音遂

左邱明

事在襄王十七年

晉文公二年魯僖

公二十五年開

首晉文既定襄王

於鄭九字是王勞

之以地之故亦即

晉文辭地請隧之

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鄭。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此一段。○段○叙○王。一說。叙。音文。公之解。○地。請。○隧。連用。以字。疊句。見。○定之用。○制。自。有。○一。○定。之。○用。○服。之。○餘。

故襄王開口提先王說起鄭重有體

自規方千里至置有賴焉言先王土地之大不過如此

自內官至百

言先王官職之設不過如此臨長百姓句提出百姓二字王何異之

有以頹挫作收束此一段敘出隨天降禍災句方敘出時事二字何等鄭重

私德二字予奪分明余一人豈敢有愛句又作頹挫以爲收束玩此一段中私德及憎愛等在情上見

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

下

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

不

過

足

以

而

已

益

敵

等

字

樣

皆

言

無

多

意

其耳目心腹以亂

百廢亦唯是死

生之服物采

章以臨長百姓

而輕重布之

王何異之有

今天降禍災於周室

余一人僅亦守

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

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

其叔父實應

且憎以非余一人

余一人豈敢有愛也

先民有言曰

改玉改行

而輕重布之

王何異之有

今天降禍災於周室

余一人僅亦守

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

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

其叔父實應

且憎以非余一人

余一人豈敢有愛也

先民有言曰

改玉改行

而輕重布之

王何異之有

今天降禍災於周室

余一人僅亦守

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

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

其叔父實應

且憎以非余一人

余一人豈敢有愛也

先民有言曰

改玉改行

而輕重布之

王何異之有

今天降禍災於周室

余一人僅亦守

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

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

其叔父實應

且憎以非余一人

余一人豈敢有愛也

先民有言曰

改玉改行

而輕重布之

王何異之有

今天降禍災於周室

余一人僅亦守

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

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

其叔父實應

且憎以非余一人

余一人豈敢有愛也

先民有言曰

改玉改行

而輕重布之

王何異之有

今天降禍災於周室

余一人僅亦守

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

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

其叔父實應

且憎以非余一人

余一人豈敢有愛也

先民有言曰

改玉改行

而輕重布之

王何異之有

今天降禍災於周室

余一人僅亦守

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

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

其叔父實應

且憎以非余一人

余一人豈敢有愛也

先民有言曰

改玉改行

而輕重布之

王何異之有

今天降禍災於周室

余一人僅亦守

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

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

其叔父實應

且憎以非余一人

余一人豈敢有愛也

先民有言曰

改玉改行

而輕重布之

王何異之有

今天降禍災於周室

余一人僅亦守

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

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

其叔父實應

且憎以非余一人

余一人豈敢有愛也

先民有言曰

改玉改行

而輕重布之

王何異之有

今天降禍災於周室

余一人僅亦守

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

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

其叔父實應

且憎以非余一人

余一人豈敢有愛也

先民有言曰

改玉改行

而輕重布之

王何異之有

今天降禍災於周室

余一人僅亦守

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

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

其叔父實應

且憎以非余一人

余一人豈敢有愛也

先民有言曰

改玉改行

而輕重布之

王何異之有

今天降禍災於周室

余一人僅亦守

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

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

其叔父實應

且憎以非余一人

余一人豈敢有愛也

先民有言曰

改玉改行

而輕重布之

王何異之有

今天降禍災於周室

余一人僅亦守

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

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

其叔父實應

且憎以非余一人

余一人豈敢有愛也

先民有言曰

改玉改行

而輕重布之

王何異之有

今天降禍災於周室

余一人僅亦守

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

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

其叔父實應

且憎以非余一人

余一人豈敢有愛也

先民有言曰

改玉改行

而輕重布之

王何異之有

今天降禍災於周室

余一人僅亦守

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

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

其叔父實應

且憎以非余一人

余一人豈敢有愛也

先民有言曰

改玉改行

而輕重布之

王何異之有

今天降禍災於周室

余一人僅亦守

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

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

其叔父實應

且憎以非余一人

余一人豈敢有愛也

先民有言曰

改玉改行

而輕重布之

王何異之有

今天降禍災於周室

余一人僅亦守

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

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

其叔父實應

且憎以非余一人

余一人豈敢有愛也

先民有言曰

改玉改行

而輕重布之

王何異之有

今天降禍災於周室

余一人僅亦守

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

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

其叔父實應

且憎以非余一人

余一人豈敢有愛也

先民有言曰

改玉改行

而輕重布之

王何異之有

今天降禍災於周室

余一人僅亦守

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

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

其叔父實應

且憎以非余一人

余一人豈敢有愛也

先民有言曰

改玉改行

而輕重布之

王何異之有

今天降禍災於周室

余一人僅亦守

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

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

其叔父實應

且憎以非余一人

余一人豈敢有愛也

先民有言曰

改玉改行

而輕重布之

王何異之有

今天降禍災於周室

余一人僅亦守

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

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

其叔父實應

且憎以非余一人

余一人豈敢有愛也

先民有言曰

改玉改行

而輕重布之

王何異之有

今天降禍災於周室

余一人僅亦守

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

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

其叔父實應

且憎以非余一人

余一人豈敢有愛也

先民有言曰

改玉改行

而輕重布之

王何異之有

今天降禍災於周室

余一人僅亦守

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

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

其叔父實應

且憎以非余一人

余一人豈敢有愛也

先民有言曰

改玉改行

而輕重布之

王何異之有

今天降禍災於周室

余一人僅亦守

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

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

其叔父實應

且憎以非余一人

余一人豈敢有愛也

先民有言曰

改玉改行

而輕重布之

王何異之有

今天降禍災於周室

余一人僅亦守

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

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

其叔父實應

且憎以非余一人

余一人豈敢有愛也

先民有言曰

改玉改行

而輕重布之

王何異之有

今天降禍災於周室

余一人僅亦守

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

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

其叔父實應

且憎以非余一人

余一人豈敢有愛也

先民有言曰

改玉改行

而輕重布之

王何異之有

今天降

其不見詩○自本

父治能光裕大德

至何辭之與有是

反說○說出更姓

亢不遜之心流辟

畜土亦以見土無

改物正是抑他驕

二王意○自若由

是姬姓至大物其

未可改也是可說

○由是姬姓繫對

更姓改物○玩此

一改中詞意是在

理上見其不可許

茂昭明德二句繳

改玉改行一段余

敢以私勞二句繳

降禍災一段其

若先王與百姓何

二句繳昔我先王

有天下一段有

地而隨更杜絕他

僭賄

安能知之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一意相生詞婉義嚴反覆析辨情理俱不能容晉

文機從何處置喙然亦曲盡後世君臣意態矣

首義晉文公

名重耳

襄王

名鄭惠

洛邑王城之

謂陽樊溫原去聲賚予

郊

地名

勞

以酬功也

地

攢茅之田也

隧

掘地通路曰隧天子之葬禮也

內也

中之婦官也

九御

即九嬪王宮

九品

即朝廷之九卿也

神祇

上天曰神下地曰祇

已

上聲

長

亦上聲

守

寧

安宇也猶言守藏

九御

自謙

九品

中之諸侯者

叔父

天子稱同姓

班

分

大物

即指如改正朔易服色之類

先民

猶言前人

玉

佩玉所以

府

猶言守藏之人也

不佞

平之辭

更

易聲

叔父

之諸侯者

改物

如改正朔易服色之類

避

音由字通用

奉

辱還音

隧

掘地通路曰隧天子之葬禮也

內也

中之婦官也

九御

即九嬪王宮

九品

即朝廷之九卿也

神祇

上天曰神下地曰祇

已

上聲

長

亦上聲

守

序解

周襄王以翟女為后后通王子帶王黜后翟攻周王出居鄭晉文納之殺子帶以定王室王賞

勞晉文以陽樊溫原攢茅四邑之田晉文辭田不受而請天子之葬禮王弗許曰昔文武之有

天下也邦畿之地規畫千里取其貢賦以供祭祀之費且備百官之廩祿兆民之補助并待出師守禦之

百樣制度乎惟獨此死生所衣之服所用之物采色文章用以臨長百姓稍與諸侯有輕重不同之分自

此致外何嘗有異此先王之制也今周室有翟人之變是天降災禍也余一人僅守故府遺文又無才能

致叔父有獎安周室之勞令遽分大物以賞納己之私德在叔父雖受私賞而心且憎惡之亦將以是罪

六

上海大成書局印行

我矣是隨時不可與也豈余一人吝惜而不與乎前人有言曰王所以節行步服其服者宜行其禮必改其玉乃改其行即此可見君尊臣卑各有其節在臣位者不能用君禮也叔父若能一旦光明寬裕其大德更姓改物身為天子創造制度自顯用於天下而引用隨葬之禮以撫鎮其百姓余一人將放避於荒裔之地矣復何陳辭之有若猶是姪姓子孫為天子晉尚在公侯之位以匡復先王之職則天子之服物采章尚未可改用也叔父必欲以得隨為榮惟懋勉昭明其明德則大物不求而自至余敢以定己之私勞遂變易前代之大典以辱天下乎若以天物與諸侯則無以奉先王而撫百姓矣何以自行其政令乎若叔父不茂昭朔德自有地而自為隨則亦我所不能禁矣文公遂不敢請受四邑之地而還

倉葛不服晉周語

左邱明

此與前篇同屬一時事。○陽樊並起。

○陽人不服四字
單落到陽以起倉
葛之呼○晉侯圍
之是倉葛所以不
得不呼之故○正

以晉君為德二句

外余吾所以得
邑之故陽樊懷我

邑所以不服之故

分明單是陽人

明已是不勝却目
自謂未從立言巧

謂君其何德
之布三旬頂上來
從於晉推原以作

王至自鄭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圍之倉葛呼曰王
以晉君為德故勞之以陽樊陽樊懷我王德是以未從於晉謂
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使無有遠志今將大泯其宗祊而蔑
殺其民人宜吾不敢服也夫三軍之所尋將蠻彝戎翟之騎逸
不虞於是乎致武此羸者陽也未狎君政故臣承命君若惠及
之唯官是徵其敢逆命何足以辱師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乎

論筆○今將大派其宗於二句指圖說是皆所以不可服之故○宜我不敢服句敏妙若直云不服或云不可服便鈍拙矣三軍之所尋三句是推言可以用兵之地贏字緊對驕逸不度○若若惠及四句又作開筆臣以上從開說到合臣聞之以下從正說到反裔民應蠻彝戎翟○嘗天子之父兄蠻勇陽人自占地盧高虐字下得嚴虐○君子之言四字結束倉戛呼詞○乃出陽民應陽人不服作結

臣聞之曰武不可覲文不可匿覲武無列匿文不昭陽不承獲
甸而祇以覲武臣是以懼不然其敢自愛也且夫陽豈有裔民
夫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若之何其虐之也晉侯聞之曰是
可虐以重責晉文此一段以晉文此一段以晉文此一段以晉文
君子之言也乃出陽民聞倉葛文言出陽民結

以簡峭之筆寫委曲之情愈轉愈醒愈婉愈勁孫軾升稱其句為轉宕字為烹煉婉而多風切而不激澑至文也豈欺我哉○林西仲於請隧篇謂晉文請隧論者以為寢窺大物之漸似覺太過既為晉文回護乃於此篇又謂用兵圍天子之邑而出其民目中豈復有王意在斥晉文合觀之殊未免兩相矛盾矣當知晉文係譎而不正之人其圍陽也原與請隧等即後此河陽之召豈目中有王者所為襄王弗許之詞其足以折服晉文者固深今此倉葛之呼從圍之對面生出德字又從德字對面生出武字又從武字下面推出虐字義正詞嚴更足令晉文氣短究竟皆只為自己舉動於理上不足難以服眾諸侯有妨於取威定霸之謀耳不然晉

文終未必肯甘心也

謂凶惡之人
放在荒裔者

襄王遣子帶之亂出在汜今歸王城以畿內陽樊之邑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文公帥師圍其城陽人倉葛呼曰王以晉君有奠安王室之功故勞之以陽樊陽樊之民懷思周王之德是

魯宣公八年

以不顧從晉民有何罪而被圍乎王以德致民懷晉欲服陽益當布德加惠于民使之不生離心令反欲滅其宗廟而蔑殺其民人不德實甚宜乎吾民之不服也夫用三軍之衆將於四夷之驕逸不恭不可以德懷者乃宜致武而加之兵惟此羸弱之陽未狎習夫君之政令故臣承命不敢服晉君若惠及於陽唯一有司召之足矣其敢逆君之命乎亦何足辱君師之臨也君之威武無乃輕易玩弄而至於頹壞乎臣聞之曰武不可耀揚文不可藏匿耀武則無功匿文則不昭今陽既將屬晉不得承王室為甸服之民而晉又不恤惠其民適以震威耀武立見殘害此臣所以大懼而不服也若不耀武而稍加惠恤豈敢自愛而不服乎且夫陽豈有荒遠之人夫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與晉亦有繫屬原非漠不相關者若之何肆其暴虐而圍之也晉侯聞其呼乃曰是君子之言也遂出陽民聽其自歸於周焉

單子知陳必亡

周語○單音善

此一段先詳叙陳氏○為單子議論立案

左邱明

假道二字是一段
眼目火朝覲等句皆從此生出○假道乃敵國之禮不謂天使亦若此可歎大朝覲一句是此時方到陳界候不在疆是已入陳境○司空不視塗是在陳境內行澤不陂二句是在路中所經歷者路中所望見者膳軍不致餓是當食

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

必○身○弑○國

亡○此

一段

從急棄時令

上發出所必身弑國亡

